

《大秦文公》中秦文公，究竟有什么样的功绩？

秦国崛起，始于他的“东进”

日前，历史题材电影《大秦文公》正在全国上映。银幕上，秦文公嬴硕在风雪中回望西垂故土——彼时秦人刚刚获封诸侯，西垂之外犬戎环伺，宗族内部阻力重重。他的眼神里有不舍、有决绝，更有一种被逼到悬崖边缘却不肯低头的倔强。影片没有拍秦始皇横扫六合的壮阔，而是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更早的时刻——公元前766年，秦襄公战死沙场，嬴硕临危受命。那是大秦的黎明前，最冷的一段夜。许多观众记住了他在风雪中纹丝不动的脸，可很少有人知道，那张脸背后的故事，比电影里演得更冷，也更重——他是如何在无人看好的绝境中，为一个尚在襁褓中的邦国踏出了通向未来的路。

他叫嬴硕，史称秦文公。他从未称霸，可他迈出的那一步——东迁，收周余民，置史官，——让四百年后，一个叫嬴政的人，终于能站在咸阳城头，俯瞰他曾经遥望过的天下。

1

风雪夜归人：少年嬴硕的觉醒

秦文公出生的确切年月，史书没有明确记载。根据他在位五十年的推算，他大约降生于公元前8世纪7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某个冬夜。那是秦襄公离开最艰难的一段时日。秦人刚刚获封诸侯，西垂之外犬戎环伺，一个奄奄一息的部族正站在刀尖上求生。那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，十月未过，黄土塬上已经刮起了第一场风雪。西垂宫不过是几座夯土筑成的高台院落，屋檐矮小，挡不住风往屋里钻。就在那个风雪夜，襄公的夫人生下了一个男婴。

接生的老姬把婴孩裹进羊皮襁褓，抱

到襄公面前时，这个常年在马背上厮杀的男人愣了好一会儿。他伸出手，用满是老茧的指尖轻轻碰了一下婴孩的脸颊。婴孩没有哭，只是睁着眼睛——那双眼睛又黑又亮，像西垂夜空里最远的那颗星。襄公望着那个在风雪中出生的孩子，给他取名“硕”，有“硕大无朋”之意，盼他高大强壮，撑得起秦人的天。窗外风雪正紧，老仆人添了一盏油灯，低声说：“君侯，今夜风太大了。”襄公没有回头：“风大，雪大，才好活人。风小了，西戎的骑兵就该来了。”

嬴硕的童年就是在西垂的黄土塬上

度过的。他跟着父亲在汧水与渭水之间迁徙，听父亲讲述先祖非子如何牧马、庄公如何为周王室效命。他见过父辈们在黄土高坡上操练，也见过被西戎掳掠后只剩下废墟的村寨。他知道，秦人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拿命换来的。少年沉默寡言，一双眼睛却像出生那夜一样又黑又亮——那是看清了生存真相后，仍不肯熄灭的光。多年以后，当嬴硕站在汧渭之会对将士说“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，后卒获为诸侯”时，他或许还会想起那个风雪夜——他不是生而强大，只是在最寒冷的夜里，睁开了眼睛。

2

七百人东行：举国押注的生死远征

公元前766年，秦襄公在讨伐西戎的途中战死。嬴硕在一片悲痛与惶惑中继位，整个西垂宫笼罩在近乎凝固的沉默里。外面的人都以为他在服丧，可他等的不是服丧期满——他在等所有人都以为他什么都没想的时候，把路走通。那时秦人如困兽：西垂之外犬戎骑兵日夜游荡，往东是虎穴，不往东是等死。他每天都在问自己：周天子封给秦人的土地在关中，可那块土地上还住着西戎，我们怎么才能过去？

文公三年（公元前763年），嬴硕率兵700人“东猎”。700人，在当时的秦国几乎是一支倾国之师。这700人不是什么狩猎队，而是一支侦察队、一支先遣队、一

支随时可以杀出血路的突围部队。离开西垂宫那天风很大，嬴硕没有回头，只是催马向东，走进了那片秦人从未真正踏足过的关中平原。嬴硕始终走在最前面，七百人跟在他身后，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，蹚过一条又一条河。

整整一年后，文公四年（公元前762年），嬴硕到达了汧水与渭河交汇的地方。脚下是开阔平坦的河谷，南北两面有山原屏障。

他翻身下马，蹲下身，五指深深抠进土里，抓了一把——黄土，肥沃的黄土。他沉默了很久。那一刻，他仿佛听见了先祖非子的声音：就是这里。他站起身，对随行的将士说了一句后来被写进《史记》

的话：“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，后卒获为诸侯。”他要告诉所有人——我们在这里，不是逃难，是回家。他下令占卜，卦象大吉。众人屏息等待的那一刻，他几乎没有犹豫，当即宣布：“就在这里，营建新都！”

消息传回西垂，老贵族们拍着桌子反对。嬴硕没有争辩，只是问：“先祖把坟莹建在这里，是为了让我们守坟，还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？”没人回答。他率先拔营，举国东迁。老人拄着拐杖，孩子坐在牛车上，女人背着家当，嬴硕走在最前面——他不敢回头，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脚步。秦人在西垂生活了300余年，在这一天翻开了“关中时代”的新一页。

3

岐山脚下：秦人终于站了起来

迁都汧渭之会后的第六年，秦国新都已初具规模。夯土的城墙在河谷间立了起来，城外开垦出一片片农田，炊烟从新家的屋顶上袅袅升起。可嬴硕总觉得，这个国家还缺了点什么——他给了秦人一块立足之地，却还没有给他们一个可以安放信仰、凝聚人心的根。

文公十年（公元前756年）的一个夜晚，嬴硕梦见一条巨大的黄蛇从天而降，止于一片开阔的原野。他召来史官史敦，史敦说：“这是天帝的征兆，君侯应当祭祀。”嬴硕下令在郿地修筑祭坛，立“郿畴”。祭坛筑成之日，他以牛、羊、猪三牲祭祀白帝少昊。火光冲天而起，照亮了整个河谷。他祭祀的不是周人的神，而是自己的神——他要告诉天下：秦人不再是依附于周王室的小部族，他们有自己的天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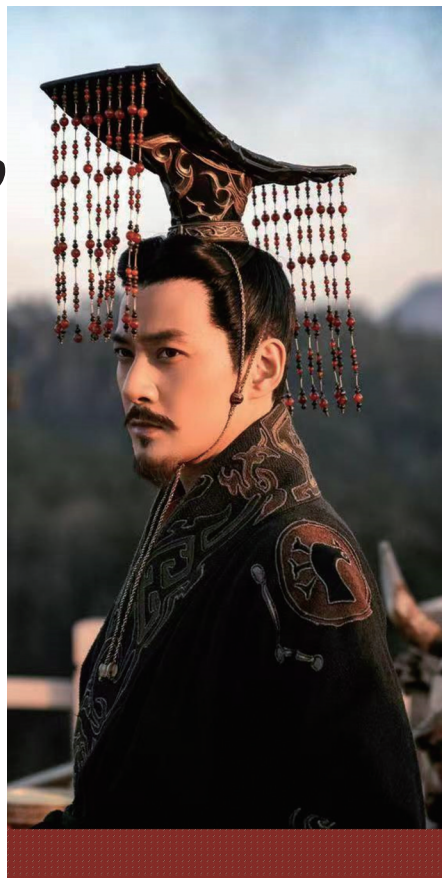
文公十三年（公元前753年），嬴硕又做了一件事。他把史敦叫到面前：“从今天起，把秦人的事记下来。”在此之前，秦人没有正式的史官，重大事件全靠口耳相传，传到最后便面目全非。一个没有记忆的国家永远长不大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以“初有史以纪事，民多化者”记下了这件事。史官的第一支笔落下时，秦人第一次从篝火记忆走向了文字的永恒。

汧渭之会的新都一天天壮大，可嬴硕心里清楚，迁都只是把棋盘摆好，真正决定胜负的一步棋还没有落下。文公十六年（公元前750年），他等到了那一天。

他集结军队向北方的戎人发动了反击。这场仗，秦人等了太久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下了那一刻：“十六年，文公以兵伐戎，戎败走。”“戎败走”三个字，干净利落，

背后却是多少年的隐忍。西戎不敌秦军，丢弃了岐丰之地仓皇北逃。秦军的马蹄踏上了岐山的土地——那是先祖非子当年牧马之地，是周平王许给秦人的封地。几代人的牺牲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那些被戎人掳掠为奴的“周余民”，听闻秦军到来，纷纷主动来归。

可嬴硕接着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事——他把岐山以东的土地，全部献给了周天子。部下们面面相觑：这是我们拿命换来的，为什么要拱手让人？嬴硕只回了一句：“我们刚站稳，不能让人说我们贪。”该拿的，寸步不让；该给的，一文不取。他看得比谁都远——周天子早已无力收回岐西，而他主动献出岐东，换来的却是东周王室对秦国在岐西统治权的正式认可。这不是失去，是另一种得到。



4

最后一盏灯：
五十年坚守与照亮

秦文公五十年（公元前716年），嬴硕老了。从青年继位至今，整整50年。他亲眼看着汧渭之会的城墙一天天高起来，看着秦人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扎下了根，看着关中平原的炊烟从零星几缕变成连片的云。晚年的他不再骑马出征，却依然每天登上城头，望向东方。老臣问他看什么，他没有回答。其实他心里一直在看——看岐山，看当年击败西戎、收回先祖土地的地方。

秦文公四十八年（公元前718年），太子静公去世了。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嬴硕坐在空荡荡的宫殿里，没有哭，只是坐了很久，久到窗外的光线从东边挪到了西边。他亲手将静公的幼子立为太子——那个孩子，后来成为秦宁公（即秦宪公）。嬴硕看着年幼的孙子，仿佛看到了当年在西垂风雪中睁开双眼的自己。

秦文公五十年，嬴硕病倒了。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临终前，他让侍从把他抬到城头。那一天，东方的天空一碧如洗。他望着远方，久久没有说话。他看见了一条路——从西垂到汧渭，从汧渭到岐山，从岐山到更远的东方。那条路上，有他父亲倒下的背影，有他自己踩出的脚印，也有他的子孙们正要迈出的脚步。他慢慢闭上眼，对身边的人说了最后一句话：“站稳了。”

嬴硕走了。秦人把他葬在西山——那个他从西垂出发时，曾经回望过的地方。他没有等到秦人统一天下的那一天，可他留下的那条路，从西垂一直延伸到了咸阳。

他走完了自己的路，可那条路没有断。他的孙子秦宪公继位，继续向东，继续扩张。四百年后，当秦始皇站在咸阳城头俯瞰天下时，他或许会想起那个遥远的名字——秦文公，那个在风雪中睁开眼睛的少年，那个带着七百人东猎的君主，那个在岐山脚下收复故土的王。嬴硕没有等到那一天，可那一年汧渭之会城头亮起的第一盏灯火，已经照亮了后来的路。

他不是终点，是起点——风雪中的拓路者，用一生点燃了一盏灯，那盏灯没有在他手里熄灭，而是被一代代秦人接过去，一直举到了咸阳。

邓海平